



孤独
的
精确度

1942

1943

1944

2000 05

Rødstrupe

[挪威] 尤·奈斯博 著
林立仁 译

1945

1948

1950

孤独
的
精确度

Rødstrupe

〔挪威〕尤·奈斯博 著
林立仁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精确度 / [挪] 奈斯博著; 林立仁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7
ISBN 978-7-5442-6527-0

I. ①孤… II. ①奈…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挪威—现代 IV. ①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909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14

Rødstrupe by Jo Nesbø

Copyright © 2000 by Jo Nesbø.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孤独的精确度

[挪威] 尤·奈斯博 著

林立仁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秀琴
特邀编辑 强 梓
装帧设计 金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253千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527-0
定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土归土

1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亚纳布区收费站路障

一只灰色的鸟悄然飞入哈利的视线，又悄然飞出。哈利在方向盘上敲着手指。度日如年。昨天某人还在电视上谈论“度日如年”，这才叫度日如年。犹如在圣诞夜等待圣诞老人降临，或者在电椅上等待通电行刑。

他的手指敲得更用力了。

他们的车停在收费站，就在收费亭后方的那片开阔区域。爱伦调高收音机的音量，播音员的声音流泻而出，语气严肃庄重。

“专机在十五分钟前降落。清晨六点三十八分，总统先生踏上挪威国土。乌尔伦萨克市市长亲自到机场迎接。今天奥斯陆风和日丽，这片美好的挪威秋景正是高峰会谈的绝佳背景。让我们再听一次总统先生半小时前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

总统的讲话已经播过三次了。哈利眼前再度浮现大批新闻记者挤在路障前大声叫嚷的景象。路障另一侧是许多身穿灰色西装的男子，身上的衣着只是敷衍，勉强让自己看起来不像特勤人员。他们弓起肩膀，又放松下来，扫视人群，第十二次检查耳机位置是否正确，再度扫视人群，目光在一名摄影师手中那稍显过长的镜头上多停留几秒，继续扫视，第十三次检查耳机位置是否正确。有人用英语欢迎总统先生，一切安静下来，接着话筒发出一声尖鸣。

“首先，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总统先生第四次用他嘶哑浓重的美国英语的口音说道。

“我读过一篇文章，美国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认为这位总统患有 MPD。”

爱伦说。

“MPD？”

“多重人格分裂症。就好像《化身博士》里的杰克医生和海德先生。那位心理学家认为这位总统的正常人格并不知道另一个人格的存在，而他的另一个‘性野兽’人格到处和女人发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弹劾案中无法指控他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

“天啊！”哈利说，抬头看了看上空盘旋的直升机。

广播中有人用带有挪威腔的英语提问：“总统先生，这是您在任期内第四次访问挪威，请问您感觉如何？”

一阵静默。

“很高兴再次来到挪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够在这里会面，关键在于……”

“总统先生，您记得上次造访挪威时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我希望今天的会谈能让我们……”

“总统先生，奥斯陆和挪威对世界和平有何重要意义？”

“挪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个不带挪威腔的声音问：“您认为什么样的具体结果，才算得上是切实可行的？”

录音播送被切断，播音员的声音继续。

“我们听见美国总统表示挪威在……呃，中东和平进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在总统先生正前往……”哈利呻吟一声，关上收音机，“爱伦，我们这个国家怎么了？”

爱伦耸耸肩。

“经过二十七号检查站。”仪表板上的对讲机发出细碎的噼啪声。

哈利望向爱伦。

“都在各自岗位上准备就绪了吗？”哈利问。爱伦点了点头。

“要上场了。”哈利说。爱伦翻了个白眼。自车队从加勒穆恩机场出发后，这已经是哈利第五次说这句话了。他们坐在车里，可以清楚地看见空旷的

高速公路从收费站路障往特兰斯德区和弗陆萨区的方向延伸而去。车顶的蓝色警灯慢吞吞地转动着。哈利摇下车窗，把手伸出窗外，拿开一片卡在雨刷下的黄色树叶。

“那是一只知更鸟。”爱伦伸手一指，“晚秋很少看得到知更鸟。”

“在哪里？”

“那儿，就在收费亭的屋顶上。”

哈利斜低下头，透过挡风玻璃向外看去。

“我看见了。那是知更鸟？”

“对。不过我想你应该分不出知更鸟和红翼鹑的差别吧？”

“对。”哈利以手遮眉。难道他近视了？

“知更鸟现在不常见。”爱伦说，拧上保温瓶的盖子。

“真的吗？”哈利问道。

“百分之九十的知更鸟已经迁徙到南方去了，只有少数在某种程度上是冒险留下来。”

“在某种程度上？”

对讲机又发出啾啾声：“六十二号检查站呼叫总署。通往勒恩斯库市的岔道前方两百米处，停有一辆没有标记的车。”

总署那头一个带有卑尔根口音的低沉声音回答说：“六十二号请稍等，正在核查。”

一阵静默。

“厕所检查过吗？”哈利问，向埃索加油站扬扬下巴。

“检查过了，加油站已经清空，顾客和员工全都离开了，只剩下老板，我们把他锁在他的办公室里。”

“收费亭也是吗？”

“对。哈利，放轻松，检查工作都做好了。的确，那些选择留下来的知更鸟希望今年会是暖冬，这没什么不对，只是如果它们错了，就得赔上性命。你可能会纳闷，它们为什么不干脆飞到南方，以防万一？留下来的这些会不会只是因为懒惰？”

哈利看了后视镜一眼，铁路桥两侧站着卫兵，身穿黑衣，头戴钢盔，脖子上挂着 MP5 冲锋枪。即使是在车上，他都可以看出卫兵的肢体语言中透着紧张。

“重点在于如果今年冬天很温和，它们就可以在其他同类回来之前，先选好理想的筑巢地点。”爱伦说，试着把保温瓶挤进已被塞满的储物箱。“这个冒险成败参半，不是春风得意，就是凄惨无比，就看愿不愿意赌一把。如果赌了，有可能某天晚上会在树枝上被冻成棒冰，掉下树来，一直等到春天才融化。如果不赌，有可能回来找不到地方筑巢。可以说这是永远的两难。”

“你穿防弹衣了吗？”哈利扭了扭脖子，“你到底穿没穿？”

爱伦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胸部，作为回答。

“轻型的？”

她点头。

“妈的，爱伦！我下令穿的是防弹背心，不是那种米老鼠背心。”

“你知道密勤局穿的是什么吗？”

“我猜猜看，轻型背心？”

“没错。”

“你知道我从来不在乎谁吗？”

“我猜猜看，密勤局？”

“没错。”

爱伦大笑。哈利勉强挤出笑容。对讲机传出噼啪声。

“总署呼叫六十二号检查站，勒恩斯库市岔道前方是密勤局的车。”

“六十二号检查站，收到。”

“你看，”哈利说，恼怒地打了一下方向盘，“缺乏沟通。密勤局只管做自己的事，为什么他们把车停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

“检查我们有没有恪尽职守。”爱伦说。

“根据他们下达的指示。”

“别再抱怨了，你还是有机会做决策的。”爱伦说，“还有，不要再敲方

向盘了。”

哈利的双手乖乖地放到大腿上。爱伦微微一笑。哈利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好，好，好。”

哈利的手指触碰到他的配枪底端。这是把史密斯威森点三八左轮手枪，可装六发子弹，腰带上还挂着两个备用弹匣，各装有六发子弹。他轻轻拍拍它，心下明白，自己严格说起来并未获得授权佩戴枪支。

也许他真的近视了；去年冬天，上过四小时课程之后，他没通过射击测验。虽然这种事并不少见，却是第一次发生在他身上，而他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碰上这种事。他必须再去接受一次测验，许多人得考个四五次；但基于某个原因，他一直拖延着没去。

更多啾啾声传来。“经过二十八号检查站。”

“再过一站就进入鲁默里克区，”哈利说，“然后是卡利哈根区，再下来就轮到我们了。”

“他们为什么不按照以前的做法，只要说车队行进到哪里就好，却要用这些白痴代码？”爱伦问道，语气颇为不满。

“你猜。”

两人同时答道：“密勤局！”然后大笑不已。

“经过二十九号检查站。”

哈利看了看表。

“好，再过三分钟他们就会到达这里。我把对讲机的频率调到奥斯陆区。请你执行最后一次检查。”

爱伦闭上双眼，集中注意力，在脑海中逐项核对检查，然后把话筒放回原位。“一切就位。”

“谢了。戴上你的钢盔。”

“什么？不会吧，哈利。”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

“那你也戴上啊！”

“我的太小了。”

一个新的声音传来。“经过一号检查站。”

“可恶！有时候你真的……很不专业。”爱伦把钢盔戴上，扣上扣带，对后视镜做个鬼脸。

“也爱你。”哈利说，透过望远镜仔细查看前方道路，“我看见他们了。”

通往卡利哈根区的斜坡最高处，浮现出反射着阳光、闪闪发光的金属。哈利只能看见车队第一辆车，但他知道行车顺序：六部警方的护卫摩托车，两辆护卫警车，一辆密勤局勤务车，然后是两辆一模一样的凯迪拉克“弗利伍德”元首专用车（由密勤局从美国空运来挪威），其中一辆由美国总统搭乘。而总统搭乘哪一辆是机密。或许两辆车各载了一位，哈利心想，一辆载的是杰克医生，一辆载的是海德先生。接着体型较大的车辆出现在望远镜中：救护车、通信车和几辆密勤局勤务车。

“看起来风平浪静。”哈利说，手中的望远镜由右而左缓缓移动。这是个凉爽的十一月早晨，但柏油路面上方的空气仍然颤抖着。

爱伦看见了第一辆车。再过三十秒，车队就会通过收费站，他们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一半。再过两天，相同车队从反方向通过收费站之后，爱伦和哈利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她宁愿在犯罪特警队跟死人打交道，也不愿在凌晨三点从床上爬起来，跟暴躁易怒的哈利一起坐在冰冷的沃尔沃警车里。显然这次哈利被赋予的责任，令他负担沉重。

车内除了哈利规律的呼吸声，听不见一丝声响。爱伦查看无线电装置上的两个指示灯，都亮着绿色。车队即将行驶到斜坡底端。她决定待会儿任务结束后，就去塔斯德酒馆喝个烂醉。她曾在塔斯德酒馆和一个男子眉来眼去；那人一头黑色鬃发，褐色眼眸，眼神有点危险，身材精瘦，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又像是个知识分子。也许……

“什么……”

哈利抓起话筒：“左边第三个收费亭有人。谁能确认那个人的身份？”

对讲机回以静默的啾啾声。爱伦的视线迅速扫过一个又一个收费亭。在那里！她在收费亭的褐色玻璃窗内看见一名男子的背影，距他们只有

四十到五十米远。光线从后方射入收费亭，将男子的身影照得十分清晰，连肩膀上方突出的一小段枪管和瞄准器也清晰可见。

“是武器！”爱伦大喊，“他拿着一支冲锋枪。”

“靠！”哈利踹开车门，抓住门框，身形一晃便来到车外。爱伦的眼睛紧紧盯着车队。车队距离收费亭不过数百米。哈利把头探入车内。

“他不是我们的人，但有可能是密勤局的。”他说，“呼叫总署。”手中已握着那把左轮手枪。

“哈利……”

“快点！如果总署说那是密勤局的人，你就用力按喇叭。”

哈利拔腿朝收费亭奔去。以男子的背影看，他身穿西装，而从枪管的形状推测，他拿的是一支乌兹冲锋枪。早晨清冽的空气刺痛了哈利的肺。

“警察！”哈利用挪威语大喊，又用英语喊了一次。

没有反应。收费亭的厚重玻璃窗是专门定制的，用来隔绝外面的噪声。男子转头望向车队，哈利看见他脸上戴着一副深色雷朋太阳镜。是密勤局干员，不然就是有人伪装成密勤局干员。

车队距离二十米。

如果不是密勤局干员，怎么可能进得了上锁的收费亭？可恶！哈利已听见摩托车的声音。来不及冲进收费亭了。

他打开保险，瞄准男子，心中祈祷喇叭声快点响起，好在封锁的高速公路上粉碎这个早晨异常诡异的寂静。他向来不愿意接近这种地方。哈利收到的指示很明确，但他无法抵挡汹涌的思潮：轻型背心。沟通不良。妈的，这不是你的错。他有没有家人？

车队从收费亭后方笔直驶来，快速接近。再过几秒，那两辆凯迪拉克元首车就会通过。哈利的眼角注意到有物体移动，一只小鸟从屋顶上振翅起飞。

冒险，还是不要冒险……这是永远的两难。

他想起轻型背心是低胸的，便将左轮手枪往下移动一寸。摩托车的怒吼声震耳欲聋。

2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奥斯陆

“这是个大背叛。”光头男子低头看着稿纸说。他的头部、双眉、肌肉隆起的前臂，甚至抓着讲台的两只大手，全都没有毛发，被剃得干干净净。男子倾身靠向话筒。

“一九四五年起，民族社会主义的敌人控制了这片土地获得发展，实行其民主与经济原则，结果导致世界永无宁日。即使在欧洲，我们也遭遇过战争和种族屠杀。在第三世界国家，数百万人活活饿死，欧洲会受到大批外来移民的威胁，而移民带来的只有混乱、贫困和生存竞争。”

男子顿了顿，凝望四周。屋里一片静默。观众席上，一个坐在男子身后长椅上的人犹豫地拍拍手。男子继续抨击现实，话筒下方的红色指示灯不祥地亮起，录音信号不良。

“我们已经习惯富裕，以致忘了目前的处境。当动乱发生，我们能仰赖的只有自己和周围的社区。只需一场战争、一场经济或生态灾难，就会让我们迅速变成冷漠社会一员的法律系统突然消失。上一次大背叛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当时的所谓国家领导人为了保住小命，不仅临阵逃脱，还带走了国家储备黄金，好在伦敦享受奢华的生活。如今敌人再度出现，而理应保护我们权益的人又再次令我们失望。他们让敌人在我们之间建立清真寺，让敌人劫掠我们的同胞，让我们的女人怀有敌人的种。身为挪威人，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种族，消灭那些令我们失望的人。”

他翻到下一页，但讲台前方传来的咳嗽声让他停下了手边动作，抬头张望。

“谢谢你，我想我们听到这里就足够了。”法官说，视线透过眼镜射出，“检方律师还有问题要问被告吗？”

阳光射入奥斯陆刑事法院第十七号法庭，为光头男子打出虚幻的灵光。光头男子身穿白色衬衫，系一条细长领带，可能是听从了辩护律师小约翰·克罗恩的建议。克罗恩靠在椅背上，中指和食指间夹一支铅笔，轻轻弹着。眼下这种情况，多少令他有些不满。他不满检察官的问题所引导的方向，不满他的当事人斯维尔·奥尔森公开宣读自己的纲领，这个斯维尔竟然认为卷起袖子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他手臂上的刺青是恰当的。斯维尔的双肘刺有蜘蛛网，左前臂一排纳粹党徽，右前臂一串挪威符号和黑色哥特体“VALKYRIE”^①——一个新纳粹帮派的名称。

这整个过程中有什么令克罗恩难受不已，他却说不出那是什么。

检察官是个名叫赫尔曼·格罗斯的矮个子男人。他用小拇指推推话筒，指上戴着一枚刻有律师工会徽章的戒指。

“法官阁下，我再问几个问题就结束了。”格罗斯温和谦逊。话筒下方的指示灯显示绿色。

“这么说，一月三号九点钟，你走进卓宁根街丹尼斯汉堡店时意图相当明确，是要捍卫种族，就像你刚刚说的？”

克罗恩通过麦克风回击。

“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他和越南裔店主之间发生的口角。”红灯亮起，“他是受到了挑衅。”克罗恩说，“反对暗示这是场预谋。”

格罗斯闭上双眼。

“如果你的辩护律师说得没错，奥尔森先生，那么当时你手里拿着一根球棒也纯属巧合？”

“那是出于自卫。”克罗恩情急之下挥舞着双臂插嘴道，“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这些问题了。”

法官俯视被告律师，用手摩擦下巴。大家都知道小约翰·克罗恩是个辩

^① Valkyrie，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侍女之一，被派赴战场选择有资格进入英灵殿的阵亡者。

护高手——约翰·克罗恩本人更是个中翘楚——因此，法官最后带着些微恼怒，同意说：“我同意被告律师的说法。除非检方律师有什么新重点要补充，否则我建议我们继续，好吗？”

格罗斯睁开眼睛，使得虹膜上下两端出现两道细长眼白。他垂下头，将一份报纸举到空中，动作颇有疲态。“这是一月二十五号的《每日新闻》，第八页有一则访谈是被告的意识形态同伴……”

“抗议……” 克罗恩说。

格罗斯叹了口气：“我改变说法，受访者是一个表达种族主义看法的男人。”

法官点了点头，同时瞪了克罗恩一眼，以示警告。格罗斯继续往下说。

“这位受访者对丹尼斯汉堡店攻击事件发表意见，他说我们需要更多像斯维尔·奥尔森这样的种族主义者，才能重新夺回挪威的控制权。在访问中，‘种族主义者’这个名词是尊称。请问被告是否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义者’？”

“是的，我是种族主义者。” 克罗恩还来不及提出异议，斯维尔便已回答，“我就是这样使用这个名词的。”

“请问你是怎么使用这个名词的？” 格罗斯微笑问道。

克罗恩在桌子底下紧握双拳，抬头望向法官席上的主审法官和两旁的两位陪审法官。这三个人将主宰他的当事人今后数年的命运，以及他自己今后数月在内德夏勒酒吧的地位。另有两个一般公民，他们代表人民，代表普通人所认为的正义。大家习惯称呼他们为“非职业法官”（Lay Judges），但也许他们已察觉到这个称呼过于近似“玩乐法官”（Play Judges）。法官右边的陪审法官是个年轻男子，身穿廉价实用的西装，几乎不敢抬起双眼。法官左侧的陪审法官是个略显丰腴的年轻女子，似乎正假装自己跟不上审判进度，同时却伸长下巴，好让她刚开始成形的双下巴不会被映照在地板上。这些都是普通的挪威人。他们对斯维尔·奥尔森这种人有什么了解？他们又想知道些什么？

八名证人亲眼目睹斯维尔走进那家汉堡店，手臂下面夹着一支球棒，和老板何岱互相咒骂了几句，然后斯维尔举起球棒便往何岱的头部敲了下

去。何岱现年四十岁，越南裔，一九七八年和其他越南难民乘船来到挪威。斯维尔挥击球棒的力道猛烈，致使何岱日后再也无法行走。斯维尔再次开口说话时，克罗恩已经在心里盘算好，要用什么说法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种族……主义，”斯维尔在他的稿中找到定义，念道，“是一种对抗遗传疾病、堕落和毁灭的永恒努力，也是一种创造更健康的社会和更优质生活的梦想与渴望。种族混杂是一种双向的种族灭绝。在一个计划建立基因库来保存小甲虫的世界中，人们能够接受的人类种族的混杂程度，足以摧毁自身经过千万年而进化成的生物。令人尊敬的《美国心理学家》期刊在一九七二年曾刊登一篇文章，五十位美国和欧洲科学家提出警告，抑制遗传理论的争议会带来危险。”

斯维尔顿了顿，朝十七号法庭怒目扫视一周，抬起右手食指。他的头转向检察官，克罗恩可以看见他后脑勺和脖子之间刮得干干净净的一圈脂肪上，刺着苍白的“Sieg Heil”^①——一个无声的尖叫和怪诞的图样，正好和法庭上的冷酷词句形成强烈对比。随后的静默中，克罗恩听见走廊传来嘈杂声。午餐时间到了，十八号法庭已休庭。时间一秒一秒流逝。克罗恩想起他读过关于希特勒的描述：希特勒在大型集会上为了让演说得到效果，常会停顿长达三分钟之久。斯维尔继续往下说，同时食指有韵律地敲击着，像是要把字字句句都敲进听众的脑子里。

“你们若是想假装这里并没有发生种族斗争，那你们不是瞎了，就是叛国贼。”

他拿起玻璃杯喝了口水，那杯水是法警放在他面前的。

检察官插嘴说：“而在这场种族斗争中，只有你和你的支持者有权发动攻击，是吗？今天你有许多支持者来到了现场。”

旁听席上的光头族发出嘘声。

“我们不是发动攻击，我们是采取自卫。”斯维尔说，“这是每个民族的权利和义务。”

^①纳粹党口号，意为“胜利万岁”，通常在希特勒发表演讲后，纳粹听众会大呼口号三遍。

长椅上传来一声吼叫，斯维尔听在耳里，微微一笑：“事实上，即使是其他种族也存在着具有种族意识的国家社会主义。”

旁听席传来笑声和稀疏掌声。法官要求肃静，然后望向检察官，面露询问之色。

“我没问题了。”格罗斯说。

“辩方律师还要提问吗？”

克罗恩摇摇头。

“那我就传唤检方第一位证人。”

检察官对法警点了点头，法警打开法庭后方的一扇门。门外传来椅子刮擦地板的声音，门打开了，一名高大男子缓步走进来。克罗恩看见男子身穿一件尺寸稍小的西装外套，黑色牛仔裤，脚上穿一双大尺寸的马丁靴。男子头发极短，近乎光头，体格精实健壮，看起来大约三十岁出头。然而他双眼布满血丝，眼睛底下挂着一对眼袋，肤色苍白，扩张的微血管散布在脸上，形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泛红，让他有如年过五十。

“哈利·霍勒警官？”男子坐上证人席后，法官问道。

“是的。”

“我看见你并未提供家庭住址，是不是？”

“那是个人隐私。”哈利用大拇指往肩膀旁边比了比，“这些人闯入过我家。”

更多嘘声传来。

“你宣读过誓词了吗，霍勒警官？也就是说，你宣誓了吗？”

“是的。”

克罗恩的头摇晃不已，有如某些司机喜欢在置物台上摆放的摇头小狗。他急急忙忙翻看文件。

“你在犯罪特警队是负责调查谋杀案的，对不对？”格罗斯问，“为什么你被分派来办这起案子？”

“因为我们对这起案子评估错误。”

“哦？”

“我们没想到何岱会活下来。如果你的脑袋被打到开花，里面的东西跑到外面，通常是不会活下来的。”

克罗恩看见两位陪审法官的脸不由自主抽搐了一下，但这时已无关紧要了。他已经在文件上找到他们的名字，上面写着：错误。

3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卡尔约翰街

老哥，你快要死了。

老人走下台阶离开，秋日强烈的阳光照得他双眼难以睁开，他停下脚步，耳畔仍萦绕着这句话。他的瞳孔慢慢收缩，手紧紧握住栏杆，缓缓深呼吸。他聆听各种嘈杂声，有汽车声、电车声、人行道指示灯的哔哔声；还有说话声，兴奋、开心的话语声在脚步声的伴随下显得急促。还有音乐。他是否听过这么多的音乐？但这些都无法掩盖这句话的声音：老哥，你快要死了。

他在布维医生诊室外的台阶上驻足过多少次？每年两次，前后四十年，算起来一共八十次。八十个平凡日子，和今天没有两样，但他从未像今天一样注意到街上是那么充满朝气、那么欢快、那么贪求生命的活力。现在是十月，感觉却像是五月的那一天。那一天，和平降临。他是不是太夸张了？他听得见自己的声音，看得见阳光照出自己的侧影，看得见他的脸部轮廓在白灼的光晕中淡去。

老哥，你快要死了。

纯白染上色彩，形成卡尔约翰街。老人来到台阶底端，停下脚步，先向右看看，再向左看看，仿佛难以决定要走哪个方向，而后陷入沉思。他